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信徒》

经典珍藏版

霍洪声、编著

仓央嘉措情诗赏析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中国三峡出版社



经典珍藏版

仓央嘉措情诗赏析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霍洪声、编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 霍洪声编著. —北京: 中国
三峡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0223 - 664 - 6

I. 只… II. 霍… III. ①抒情诗—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抒情诗—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27.2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1355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发行部电话:(010)66112758 66118308

<http://www.zgsxcbs.cn>

E-mail:sanxiaz@sina.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00 千字

ISBN 978 - 7 - 80223 - 664 - 6 定价:28.00 元

序言 仓央嘉措——活佛还是情圣？

一、仓央嘉措的情诗译文

1、关于仓央嘉措的情诗

如果在网上随便翻一下，就会看到很多版本的《仓央嘉措情歌》。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能把仓央嘉措的每首诗都译得最好。这不能不让人感觉有一点遗憾。

仓央嘉措的诗要想译得好，一定要朴实、机智、有趣。从现在来看，这些诗歌的翻译情况，有的译成五言、六言、七言，还有的译成自由体的现代诗，而仓央嘉措的原诗本来是连贯在一起的长诗，后人分成小段按小节译出，编成诗集，是为了方便阅读。在层出不穷的仓央嘉措诗歌的翻译作品中，不乏精彩之作，即使不是仓央嘉措所写，而署名仓央嘉措，因此广为流传的经典的诗歌也有不少，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如果要想找出《仓央嘉措诗歌》所有译本的一切来源，是很难做到的，也几乎无法实现。因为，这些译本都加上了译者，或转译者的主观创作。真正出自仓央嘉措的原笔原意，其实是很少的，就连“世间安得

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句广负盛名的诗句,都是包含了译者曾缄先生很大的主观性的再创作。

不管怎样,仓央嘉措的诗,无论是翻译成五言、六言、七言,现代自由体或者是散文诗,都有精彩的篇章。而且有些短诗,似乎只有那样翻译才能体现出西藏民歌的味道。如“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再如“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相思”等等,这些经过后人润色加工的作品,几乎成了仓央嘉措情诗的招牌,广为流传。

这些精彩的诗歌,如果用心去细细品读,会引发很多内心的感受,每次都会让人想流泪。那么忧伤,那么悲切,那么深情……

2、情诗的大概数目

如果要想研究仓央嘉措的诗歌,首先要明确,在他那短暂的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歌。那么,身为活佛的他到底写过多少诗,流传到今天的又有多少呢?

很遗憾,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那么,仓央嘉措又算不算是一个诗人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写过什么诗,又写过多少首,而这些诗的质量又如何,才可以判断与鉴定。目前,学术界可以认定的是,仓央嘉措是写过诗的,这些诗大都保存在《仓央嘉措情歌》里面,但是具体写了多少首,由于历史原因,还没有办法认定。

我国的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教授对仓央嘉措的诗歌数目曾经做过详细的统计工作,他在出版的《藏族文学研究》一书中曾经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 57 首;于道泉教授 1930 年的藏、汉、英对照本 62 节 66 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 66 首;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0 年本 74 首;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1 年本 124 首;还有一

本 440 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 1000 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上文提到的各种版本，在具体的诗歌数目上并没有统一的说法，谁也说不清楚，在西藏民间究竟有多少首仓央嘉措的诗歌在流传。

其实，所谓的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是在汉译过程中被人为划分的！事实上，早期的译者如于道泉先生，看到的版本似乎是可以连起来读的、有 237 句的“长诗”。他根据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对“长诗”在内容、意趣、风格上作了划分，主观地将“长诗”腰斩，分成了若干“小节”。

而藏族文学家刘家驹在 1948 年出版的《康藏滇边歌谣集》自序中则讲道：“第六世达赖仁增仓央嘉措，他能不顾一切，赤裸裸地写出一本情歌，刻印发行，昔不满百首，现在流行到民间的歌谣，不下几万言，不同的曲调和舞法，也有数百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常见的说法，仓央嘉措的原作不满一百，流传到民间，发展到数万言，都说是六世达赖写的，这只能说明他的诗歌感人至深和人们对他的普遍爱戴，而不能说，他的诗歌就有上万首。

综上所述，对于仓央嘉措情歌的具体数目，虽然学术界没有确定的结论，但我们按照通行本的翻译情况，基本可以确定，较为可信的仓央嘉措情歌大约有 70 首左右，内容上除了几首宗教方面的颂歌，大多是描写男女相恋时的忠贞、欢乐，以及遭遇挫折时的哀怨。

所以，不论这些诗歌是不是完全由他创作，还是在传唱过程中经过民间“加工”，一般都把这些诗歌翻译成《仓央嘉措情歌》。

3、翻译的版本情况

仓央嘉措的诗歌，原文是用藏语写的，这一点是要首先明确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汉语版的仓央嘉措诗歌，都只能说是藏语诗歌的汉译本。

关于《仓央嘉措情歌》的版本情况，相对仓央嘉措诗歌的数量，更为复杂。本来的藏文原著，有的以口头形式流传，形成书面的也有手抄本和

木刻本。手抄本有一种据说有 440 多首诗,但不太可信。木刻本中有小型梵夹叶式版本,携带方便,流传较广。如拉萨梵式木刻本 57 首。此外,还有英、法、日、俄、印等文字译本。

现在,汉译本海内外不下 10 种,最常见的是于道泉藏、汉、英对照本 62 首版,曾缄的 66 首版,和青海民族出版社的 74 首版本、西藏自治区文化局的 66 首版本。出现众多版本的原因,是由于《仓央嘉措情歌》长期在民间传唱,与民歌互相混杂,互相影响。因此,究竟有多少诗歌,是出自仓央嘉措之手的原作,没有办法具体确定,这直接导致了各个版本收录的数目也不尽相同。

翻译成汉语的最早版本是 1930 年的于道泉译本,为白话诗的形式。于道泉先生是一位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20 世纪 30 年代,于道泉先生根据拉萨梵夹本,对照印度人达斯的《西藏文法初步》中所收的 61 首加以改编,出版了名为《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的诗歌集子。内容包括原文、汉译文和英译文,改编为 62 首。这可以说是第一本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本。

在出版诗稿的同时,于道泉还撰写了一些补充性质的文字,大致有《自序》、《译者小引》、《附录》等,其中讲述了仓央嘉措的生平、翻译诗稿的缘起和若干需要解释的问题。

于道泉这个译本,是“逐字逐句”的“直译”,照顾到了文字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保留了诗歌的原意,虽然今天的人们读起来有如嚼蜡,有的诗作不仅没有诗意,而且有很多粗陋之处。对于这个问题,于道泉先生自己也承认,他在《译者小引》中自谦地说:“我在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

不过,这个版本虽然读起来不好看,而且多以四句为限,承转之间空间过小,读起来意向寥寥,无甚意味,但却有着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如果在没有藏文原本,也不会藏语的情况下,可以使很多学者研究仓央嘉措诗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汉文资料。另外,这个译本对后来的仓

央嘉措情诗翻译起了很大的影响，它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以及研究的先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版本就是汉译仓央加措情歌的蓝本。

于道泉先生译本的主要精髓，在于他保留了仓央嘉措原诗的流畅、朴实的民歌风味，这值得我们尊重与借鉴。

后来，人们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润色的版本，也大致遵照了于道泉先生翻译时所定的数目。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拉萨本”本身是没有数目的。

1932年，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出版了文学家刘家驹翻译的《西藏情歌》一百首，作者在序言中说，其中有一般民歌和仓央嘉措情歌，但没有作出具体的区分。

1937年，曾缄翻译出版了七言旧体诗的《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收录诗作66首，分节和于道泉先生的版本稍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依据的应该是同样的底本。

曾缄，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文学系，是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弟子，对古文学和诗词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在抗战时出任四川雅安县的县长，是早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委员。1929年，他受聘到当时的西康省临时议会任秘书长，听说了仓央嘉措和他的诗歌，于是就在民间广泛搜集仓央嘉措的诗歌，但是“网罗康藏文献，求所谓情歌者，久而未获”。

后来，他在朋友那里看到了于道泉先生的译本，对于道泉先生翻译的白话诗歌很是看不惯，认为“于译敷以平话，余深病其不文”，也就是说，他觉得于道泉译本有点像是“大白话”，翻译得很没有文采，于是就“广为七言，施以润色”，把“仓央嘉措情歌”译成了旧体诗的形式。这个根据于道泉译本重新翻译出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发表在1939年。

从上面可以看出，曾缄先生认为于道泉译本的“不文”，自信地认为他的译本是以“文”为要旨。在他的笔下，仓央嘉措情歌完全脱胎为文人诗，而且融入了他自己的生命感悟。虽然这个译本警句颇多、流传极广、评价极高、影响极大，却也融入了太多译者个人对诗歌艺术的主观性

理解。

客观地说，曾缄先生的译本影响力较大，这个版本也是现行汉译古本中公认的成就较高的版本。他在古体诗词方面上的造诣是很不错的，他的作品，除了仓央嘉措诗歌译本，还有《寸铁堪诗稿》、《寸铁堪词存》等。他认为于道泉译本“不文”，多半是以汉文化的诗词美学为标准衡量的，所以，他的“施以润色”，讲求了押韵、格律、用典以及意境等等，这样一来，也就将清新流畅的民歌风味改成了“文人诗”了。虽然曾缄译本文采熠熠，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多少也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他的不足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是从藏文直接翻译的，依据的只是于道泉译本。

比如，“从东边的山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少女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就成了这个样子：“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再如，曾缄译本的名篇：“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这首诗于道泉先生译本是这样的：“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

可以看出，曾缄译本的头两句，实际上就是于道泉译本的全诗，充分体现了古诗词用词简省、意蕴丰沛的特点。可是，曾译本的后两句，却纯粹是他个人的“主观发挥”，虽然它将全诗意境“提升”了很多，后人也将这一句当做警句传诵，却完全料想不到，这两句根本不是仓央嘉措的原笔原意，而是曾缄先生的神来之笔。

同年，刘希武先生又将仓央嘉措的诗歌译成五言的汉文古体诗 60 首。他所依照的是当时另一版本的仓央嘉措诗集，是藏、英两文的对照版本。

对自己的翻译，刘希武先生说：“夫余之所译，盖根据拉萨本，并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其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

刘希武，是一位进步爱国的革命诗人，曾经投身过军界和教育界。不过，他认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一个风流活佛，所以，他的译本以“艳”为主，所用的词句也偏重“情欲”，这和于道泉译本的民歌风味大不相同，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英译本的文字风格影响，但更有可能的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倾向，他对仓央嘉措的认识是：“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并认为他的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

由于这个原因，他在翻译的时候对6首涉及佛教内容的诗干脆就不作翻译。因此，刘希武译本不但文辞华丽、内容缠绵，而且少了几首佛教诗，这造成了刘希武译本与于道泉译本、曾缄版本的明显差异。也许是曾缄先生的七言古体诗译本太过于深入人心的缘故，相对来说，刘希武的译作影响很小。

在刘希武的五言古绝版本中，情歌译文拟高古之气息，着民歌之风味，很好地保留了仓央嘉措情歌“玉润珠圆，唾吐自然”的特点。五言古绝这个诗体起于汉代，多为民歌，形式上清新朴素、多用比兴，与仓央嘉措情歌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如“自从见佳人，长夜不能寐，相见不相亲，如何不憔悴。去岁种禾苗，今年未成束，韶华忽衰老，佝偻比弓曲。”

对照《汉古歌》：“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可见二者的语言气息，朴素清新很类似。

再如“黑字已书成，水滴即可灭，心字不成书，欲拭安可得。日规置地上，可以窥日昃，纤腰虽抱惯，深心不可测。”

对照《汉古绝句四首》：“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运用比兴，手法相近。

刘希武为了保证情歌清新流畅的民歌气息，对文体的把握并不严格。如：“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

曾缄、刘希武二人的译本均发表在1939年的《康导月刊》。

1958年,王沂暖教授在编译的《西藏短诗集》里,收集了大量以仓央嘉措情歌名义流传的诗歌,并在1980年出版了包含汉藏两种文字、附有插图的《仓央嘉措情歌》,收74首,其中前66首与于道泉本和曾缄本相同。

1981年,庄晶先生又出版了124首的仓央嘉措情歌整理版。这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史学界、文学界对仓央嘉措的身世及其情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除了以上的全译本,《仓央嘉措情歌》还有些选译本和创译本,如1956年苏朗甲措和周良沛在《藏族情歌》中选译的32首,1959年出版的《西藏歌谣》第12辑中收录的由傅师仲、王沂暖、何良俊、九光等选译的部分仓央嘉措情歌,以及1999年诗人高泽言创译的部分诗歌。

最近几年,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本又出版过多种,但大部分都是根据以前的汉文译本重译的,也可以叫做“润色本”,而最有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版本,还是于道泉先生1930年的译本,也是汉译本中最早的,他翻译了62节计66首。这个数字也是仓央嘉措情歌流传到20世纪初时的大概数量。

通过对各个版本的比较,译为绝句可以说是创作,不过是取原诗构思或意象,受形式束缚,难免要裁剪添补,闪腾挪移。有时颇见奇效,有时则显得辞藻过于汉色汉香,僵硬、失真。译为白话诗,则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诗意思。

曾缄和于道泉的译作应该是权威的版本。曾缄本仿古意,用词考究,意象丰富,但绝句体束缚了民歌自由活泼的灵气;而于道泉的自由诗译本文字比较浅白,比较尊重原文,多用直译的手法,不过分追求辞藻,显得自然流畅。

4、最近几年的发展和影响

从仓央嘉措情歌的翻译情况可以看出,不管是五言、六言、七言的古

诗体，还是自由体的现代诗，在这两种诗歌形式的选择上，说明了人们不同的诗歌理念和诗歌趣味，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至于翻译成白话诗的于道泉先生自谦地说只求“简洁和雅顺”，文采非自己才力所及，而曾缄先生自负地说于道泉的译本很没有文采，要用旧体诗来加以“文饰”，只是诗歌翻译中的一则趣谈而已。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觉得曾缄先生的译诗有点落伍了，而于道泉先生的译文则朴实自然，更显真实和亲切。

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仓央嘉措情歌”的译本，都已经是白话诗的形式了，这也从侧面证实，在人们的诗歌理念和诗歌趣味中，自由体的白话诗已经成为诗歌发展的主流，而旧体诗的形式则已经日益的被边缘化，甚至是处于被淘汰的尴尬境界。

不过，即使同是白话体的翻译，与“出来白白的月亮”相比，“升起皎洁的月亮”显然更加“雅化”，比较而言，后面的“时时浮现”，也是如此。这说明了一种逐步追求雅化和精致的创作倾向。

但究竟是“出来白白的月亮”好，还是“升起皎洁的月亮”好？从融入流行歌曲中的歌词来看，有的用“升起皎洁的月亮”，有的用“出来白白的月亮”，还有的根据需要，又作了相应的改写。这种各取所需的改编，若是仔细分析，其中应该隐含着更深的文化内涵。

通过对以上各种译本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还是有广阔的空间，前人的译作虽多，但难免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这些缺憾，需要进一步来弥补，至少，在我们不再只是将他当做浪子活佛的今天，对他的诗作应该有重新的译法。

如何既能保持仓央嘉措诗歌原来的风格，又能满足现代人对诗歌的阅读欣赏需求，并将情诗中的情思完美地体现出来，这是留给翻译者的难题。从情歌翻译形式上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人们的诗歌理念和诗歌趣味的变化和调整。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对仓央嘉措诗歌中的情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定。

这里仅仅指的是情欲吗？还是对宗教的赞美？或者只是对人生、对生活有感而发？这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但是，在后来的翻译中，凡是涉及女性和世俗情感的词汇，大多是翻译者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所致。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自1930年由于道泉教授翻译成汉文流传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80多年来，出版了十部以上不同的译本并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西藏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藏地旅游的开发，仓央嘉措情歌的传播，不断掀起着新的浪潮。有的出版社出了仓央嘉措情歌的新版本，相关的研究论文，也不时出现在各种报刊上。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仓央嘉措情歌被人们广为传唱，甚至有的情歌还被改编成歌曲，渗透到手机短信中。当然，这些自然就是更彻底的白话了。

2002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了藏族歌舞《东山升起的月亮》，仓央嘉措的诗歌再次传唱大江南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有关仓央嘉措的网络文章和各类作品大量涌现，使得仓央嘉措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二、仓央嘉措的生平以及成就

1、活佛即位的历史背景

在西藏，说到仓央嘉措这个传奇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不仅因为他是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是当时的藏王桑结嘉措选定而又秘而不宣的五世达赖的转

世灵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民间度过，无拘无束，形成了自由空灵的个性。15岁时，才到拉萨举行坐床仪式而被立为活佛，从此卷入了复杂的政治与宗教生活。

他在位期间，有将近10年的时间，西藏的政治局面还能保持表面的平静。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仓央嘉措写了大量情诗，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三百多年来，他的情诗一直在西藏民间广为传唱。他的风流浪漫并不妨碍他的达赖喇嘛身份，被称为“迷失菩提”。

仓央嘉措23岁那年，西藏的统治者桑结嘉措和执掌西藏实权的蒙古拉藏汗斗争激化，活佛本人也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此后，拉藏汗诛杀了桑结嘉措，并污蔑仓央嘉措是一个“假达赖”。在于道泉《仓央嘉措情歌》译本的《小引》中说，拉藏汗在桑结嘉措死后，召集拉萨三大寺住持开会，指控仓央嘉措行为风流不检，有违清规，并上奏康熙皇帝要将他废黜。

但住持们却认为这不过是“性迷菩提”，没有人同意拉藏汗的意见。

因为复杂的政治斗争，康熙为了维护大清江山的全局稳定以及长远的军事策划，不得不暗中默许将仓央嘉措解送京师，但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安置这位活佛。在正史记载中，仓央嘉措走到青海湖畔的时候被杀，年仅25岁。

2、扑朔迷离的结局之谜

据《圣祖实录》的说法，清廷下诏将仓央嘉措“执献京师”，行至青海时仓央嘉措病故，时年二十四岁。当时是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几部可信的史书，大致都是这样记载的。

也有人说他并没有死，而是从此隐姓埋名，浪迹民间。1757年，也就是在正史记载的仓央嘉措死后五十年，一部名为《仓央嘉措秘传》的藏文典籍成书。该书说仓央嘉措行至青海时“深夜遁去”，其后游历印度、尼

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又游历了峨眉山和北京，最后在内蒙阿拉善定居传法，64岁时死于善巴山。

也许是为尊者讳的原因，这部不可信的《秘传》也说明，从情僧和情歌的途径将仓央嘉措传奇化，是仓央嘉措死了五十年以后的事了。

无论结局如何，都丝毫不影响他在藏民心目中神圣的地位，因为他不平凡的遭遇，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成就最高的达赖喇嘛之一。

仓央嘉措扑朔迷离的结局之谜，为他的情诗增添了浪漫而神秘的色彩。

3、引人注目的上师传奇

在藏传佛教史上，仓央嘉措无疑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活佛，他行迹奇特，卓然不群。他的《达赖六世情歌》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更被藏传佛教的喇嘛当做修习佛法过程中最为隐秘的有甚深清义的特殊表达。

纵观仓央嘉措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从出生于穷乡僻壤，到在布达拉宫登上活佛宝座，再到青海湖边生死迷离，他走过的路并不很长。他无意政治角逐，却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他居于佛教领袖的地位，却做了许多与教义相悖的事；他渴望爱情，却有个不能恋爱不准结婚的黄教喇嘛身份；他热爱生活，却被高墙大寺和怒雹狂风摧折了青春；他不断地遭受打击，却像一只不能自由飞翔的雄鹰。正如他自己愤怒控诉的：“岩石伙同风暴，散乱了鹰的羽毛。”

在西藏历史上，活佛作诗是很平常的。如活佛米拉日巴写了500多首诗，号称“十万道歌”。萨迦班智达的格言体诗歌，形成了《萨迦格言》，影响也很大。

藏族诗歌有“道歌体”、“格言体”和“年阿体”，仓央嘉措的时代，比较流行“年阿体”。这种诗歌，有点类似“文人诗”，写得很优美，但是用典

故、写隐喻，像猜谜一样，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而仓央嘉措的诗歌，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别具一格，富有艺术魅力，有点类似民歌，将通俗语言写入诗篇，语言活泼生动，清新明快，适于传诵。它将西藏的民歌创作从矫情的阳春白雪拉回到了下里巴人般的朴素自然，从少数人享用的高贵艺术回归了自由创作的民间形式。所以，他的情歌受到广泛的欢迎，一直在藏族民间广泛流传。

活佛，诗人，情圣，这三种形象的综合，遮盖了他的真实面目，人们记不住那个政教领袖，也不关心他的政治作为，只记住了他的风流倜傥、英年早逝，将神秘、浪漫、悲凉等多种因素组合在他身上。

作为文学形象的风流浪子宕桑汪波，与玛吉阿米之间的爱情故事，一直是通俗文学中着力渲染的话题；作为民间形象的浪漫诗人，留下了感情饱满奔放的情歌。

4、仓央嘉措情诗的诞生

引领仓央嘉措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是一本叫做《诗境》的著作。在仓央嘉措的有关文献中，记载了他从小学习这本书的经历。

自从被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入主拉萨布达拉宫，仓央嘉措就受到藏传佛教各派上师的指点，全面学习了藏传佛教的经典、诗歌和历算。但仓央嘉措始终没有忘记世俗的生活，于是就结合亲身感受创作了大量诗歌。后人选出 60 多首代表性作品，编成《仓央嘉措情歌》，刻印成书流传于世。

这可以说是一本 17 世纪的藏族情歌集。作者仓央嘉措出生在西藏南部的门隅地区，小时候当过牧童，对农村的风情十分熟悉，也很喜爱民歌，深刻地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他的父亲信奉的藏传佛教宁玛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教。这个派的教规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这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

后来，仓央嘉措作为宗教领袖，所属的是格鲁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黄教。这个教派是严禁僧侣结婚成家、接近妇女的。对于这种清规戒律，仓央嘉措感到难以接受。他不仅没有以教规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反而以宗教领袖的显赫身份，根据自己独立的思想意志，写下了许多情意缠绵的情歌。

仓央嘉措敢写人的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生活的理想，突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大胆地向传统势力挑战，表现了巨大的勇气。

这些作品不但思想内容积极进步，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仓央嘉措情歌》是藏族诗坛的奇花异卉，多取比兴，直抒胸臆，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给藏族诗歌的创作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它不仅在西藏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诗坛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格律结构上，《仓央嘉措情歌》采取了谐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为六句、八句，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言三顿”，节奏响亮，琅琅上口。

在内容形式上，《仓央嘉措情歌》表现了出家修佛与追求爱情生活的矛盾。如：若随美丽姑娘心，今生便无学佛份；若到深山去修行，又负姑娘一片情。在佛教观念中，佛、法、僧被称为“三宝”。就是说，佛、教义和僧人在佛教中，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对向自己传授佛法经典的喇嘛，也就是佛的代言人，更要毕恭毕敬。但是，在大多数诗歌中，诗人反而对佛法和喇嘛很是淡漠，而对于俗世的爱情生活却充满了热烈的追求和向往。

《仓央嘉措情歌》在对忠贞爱情追求与赞美的同时，也描绘了整个爱情生活中各种复杂曲折的情景和惟妙惟肖的心理状态。描写初恋的如：“在那众人之中，莫露我俩真情；你若心中有意，请用眉眼传递。”表达爱情欢乐的如：“杜鹃来自门地，带来春的气息；我和情人相会，身心无限欢喜。”